

宋槧太平御覽



1063  
403  
106





13  
403  
106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儀式部二

鹵簿

班劍

戟棨

節

鹵簿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  
由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田中

漢官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儀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車都尉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四馬是為五時副車俗人號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曰前驅有九旒雲罕闐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俗人名之曰鷄翹車非也後有金鉦



黃鉞黃門鼓車

又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又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鏤祖叢方鉞切繁纓重轂副鐸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頭上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髦前方鉞者鐵也廣數寸在馬髦後有三孔垂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重轂者轂外復有小轂施轄

晉諸公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次飛爲鹵簿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頤將張方遣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

至邨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又載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遊于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孝武舉義兵沈慶之有功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



大富貴然未在其夕問其故荅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又曰宋劉韞字彥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又曰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居宅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又曰文帝鎮江陵王華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牛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齊書曰虞悰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入被奏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梁書曰朱异起宅東陂窮采功晚日麗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隣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南史曰王僧孺爲尚書右丞僧孺少孤貧與母鬻紗爲業母嘗攜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是拜日引騶



清道悲感不自勝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輅車行中道

班劍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

班劍

晉中興書曰大和元年詔曰會稽王其以爲丞相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

宋書曰張敬兒加開府儀同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闌物

又曰大明元年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入宮城門泰豫元年

班劍依舊入殿

徐邈奏議曰東宮班劍議者不處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劍安平獻王加青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准此數東宮班劍當不過二十

蔡戟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殖羽葆鼓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載戟五騎爲伍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蔡戟迎延請人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況詐子輿乎

又曰建武元年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漢雜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令彭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公卿議皆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郎躬以爲彭得斬人上曰軍正校尉一統督將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別將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令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三

又曰陸遜字伯言少爲孫權帳下右部督授棨戟督會稽鄱陽丹陽三郡

晉書曰羊祐在軍領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今日胤死此門乃開爾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宋書曰王曇首領驍騎將軍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尙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丞傅隆己下曇首曰旣無異勅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尙書相承之失亦合糺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唐書曰龍朔中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張延師東夷都護儉弟也與兄太僕卿大師次兄儉同時三品宅中棨戟齊列時號三戟張家

又曰徐泗節度李愿奏請換戟有司以官戟五年一換私家不在易限詔以李晟忠勳之家特許之

又曰呂諲爲相有司送戟至宅諲釋慘服以受之時譏其失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孫休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荆州先賢傳曰羅獻字令則以泰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增鼓吹棨戟

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僭為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謂之赤油戟亦曰棨戟公主以下通之以前驅

王昶謝棨表曰復假臣棨光榮照赫非臣怯弱所當荷受

節

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為信以竹為之長八尺以旄牛尾為旒三重

周禮地官下掌節曰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牙璋穀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

用以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

都鄙者用角節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函

書函也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命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符節官中諸官凡

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

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三緩則持一夫人因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夫人因

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族戴以殺襄王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邛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符節國之

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後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史記曰表益使吳吳王囚之益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持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因謁者所持之節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又曰吳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吳酷酒無行王薄不任周丘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

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與之周丘得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又西域傳曰初公主侍者馮嫫音縵能史書習車常持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大夫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又曰戾太子誅江充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毛加上以相別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謂曰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



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  
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  
豐始也  
又南越傳曰漢韓千秋入越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函封  
漢節置塞上好爲慢辭謝罪  
又匈奴傳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曰漢使不去節不  
以黑黯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黯  
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又曰王莽篡位皇孫功崇公宗被誅宗姊妨爲衛將軍王  
興夫人祝祖姑被殺婢以絕口事發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埤馬  
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  
赤皇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

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怪如此  
荀悅漢紀曰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任安受太子  
節懷二心胥斬  
續漢書曰鮑永爲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害更始  
三輔道絕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  
爲不審收擊大伯封節傳舍壁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  
審亡卽發喪卽降  
東觀漢記曰光武拜岑彭爲刺姦大將軍督察營衆授以  
常所持節從平河北  
又曰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獲  
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弊布纏裹節合如擔晝伏夜行詣  
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北使匈奴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



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凌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

又曰溫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因以節搥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地遂伏劍而死

張璠漢記曰董卓謂表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獻帝春秋曰太傅司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

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畫行也允心甚悅又曰栢範黃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芻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不直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撓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必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石苞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師危逼王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又曰何無忌自豫章拒盧循軍敗握節受害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降石勒常着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中興書曰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王機遂入廣州訥乃持節出機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節人以爲美今寧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又曰王機篡廣州懼王敦來討杜弼在鬱林與機結好機勸弼取交州弼至機執節曰節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弼後並爲陶侃所殺

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距王敦詔曰以吾征東時節給司空

晉令曰使信節皆烏書之

唐書曰穎王璪爲劍南節度大使時玄宗將幸蜀璪赴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說假大槩油囊蒙之璪曰但爲眞王何用假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結旌之節

俗說曰殷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尋陽與何共樗蒲得何百便住何守請求贖決不聽何大怒罵殷曰鷲子敢爾取節來殷猶傲然謂何曰朝廷授將軍三千羸兵狗頭節以威蠻獠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獄中兵嘯自若經一日遂置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儀式部三  
璽  
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儀式部三

璽

璽

綬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我將軍孟卯王使段干  
木子崇與秦南陽以千金和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  
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  
不盡則不和言段子木子以地且夫以地事秦譬猶以薪  
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曰是則然矣雖然事始已行不  
可更矣

史記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軹道旁



又曰人有告絳侯周勃欲反下捕勃治之文帝曰絳侯綰  
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漢書曰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  
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  
位請璽元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旨太后  
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  
受人孤寄便奪取其國爲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餘若自以  
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  
我爲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也  
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寧能終不與耶太后  
聞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知而兄弟今  
族滅也  
又王莽傳曰梓潼人哀章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

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二署曰赤帝  
行璽莽至高廟拜授

又曰王閔王莽叔父哀帝世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  
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  
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闈謂賢曰宮車晏駕  
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  
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天將  
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  
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  
信之遂反及執常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  
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延嘉八年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



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皆如  
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  
三無文字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  
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志曰太祖崩洛陽時隱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  
先君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追封甄逸謚曰敬  
侯孫豫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  
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  
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  
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白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吳書曰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授  
井孫堅討璽卓頓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  
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  
圓四寸上綬交蟠五龍龍上一角缺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禁襄陽襄  
陽子張嘉王休獻玉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影燭耀靈光  
徹大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  
軌迹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見璽出襄陽漢水之  
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  
致

鄧粲晉紀曰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麟璽一鈕以獻文  
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



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振吾指奪  
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又曰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濮陽太守戴  
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使猗求傳  
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  
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  
道路梗澁亦未敢即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  
在吾邊知卿至誠當遣重兵相援智信之乃出璽付融  
詣施施使賚璽馳還璽自秦傳漢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  
末洛京不守璽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僞趙冉  
閔誅石氏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於晉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前淮水中得  
璽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璽亦璧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高  
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  
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己瑞大赦

又前趙錄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  
趙盛

又前涼錄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  
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寮上賀寔曰何忽有  
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太  
子玉璽各一于勒  
又曰符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  
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  
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



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噴目叱之日小羌乃敢干逼天子  
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  
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曰冉閔殺石祗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慕容儁使  
記室封裕詰之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  
言信不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  
國此求救之辭耳

又曰冉閔敗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  
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  
以永和八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  
宋書曰元凶劭旣敗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  
就取得之

又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拜陵

### 興宗負璽陪乘

齊書曰謝朓爲宋侍郎領祕書監及高帝受禪朓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陽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  
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  
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請  
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史曰后妃傳典琮三人掌琮璽翫器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  
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  
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應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  
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  
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



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又曰元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  
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  
死然爾詎得幾時文官聞而殺之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日普廻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  
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因號宇文國  
并以爲氏

唐書曰貞元二年神策將溫嘉順得白玉印其文曰天子  
之寶獻之即傳國八寶之一上幸奉天後失之及是方獲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  
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  
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

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  
不與光欲奪之郎案劔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  
還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  
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  
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  
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  
在乃斬莽首并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乘天子車輦  
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  
高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  
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已焚燒洛邑  
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且且有光軍人莫敢汲堅  
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故堅得之表紹有  
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舉以向肘魏武惡



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成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懷帝永嘉五年王弥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度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又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鳥篆隱起巧麗驚絕是慕容所制源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於塗印方則方印圓則圓

山陽公載記曰表術將僭號聞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

人而奪之

玉璽譜云表紹拘堅夫人奪之

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三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名乃始避

又曰天子有傳國璽又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已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又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表裏兩端尺一櫃中約署



崔浩漢紀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  
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玉璽文融尅昌曜以爲天  
錫神璽齋而受之  
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民韓強在長城西山巖石間得  
玄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虎以爲瑞  
燕書曰元璽六年蔣幹遣太子詹事劉猗賫傳國璽詣晉  
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黃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  
去  
殿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廣三寸長四  
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王彪之議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歷代以來揖讓禪位  
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

拾遺錄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鳥巢得赤玉璽文曰水  
德方滅火祚方盛文皆大篆故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  
又曰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  
印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鄧析書曰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綬

爾雅曰縫綬也

卽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  
瑞玉者因通留之縫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倉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  
佩璫玫緼組綬

說文曰緼紫青色綬也

應劭漢官儀云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又云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珮留其絲綬以為章表秦乃  
以采組連結於綬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黃  
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  
后皇太后皆同又漢官儀云乘輿綬黃地骨王赤綬四采赤  
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皆  
絳地骨白有青黃赤綠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  
淳綠圭長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  
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云九卿  
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中二千石一云青縹綬縹紫青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  
紅淳青圭長一丈八尺一百二十首又漢官儀綬羽青桃  
自青綬已上逆音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  
者古佩綬也佩綬相迎受故曰逆音綬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瑛

千石六百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又漢  
官儀云黑綬自羽青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石皆黃綬  
地絳二采長丈七尺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云黃綬絳自黑  
綬以下逆音纒長三尺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  
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  
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  
麤皆廣六寸  
史記曰武帝召東郭先生出拜為郡都尉先生久待詔公  
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縹之綬也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蓋綬如淳曰蓋音戾綠也  
音灼曰蓋草也出琅  
耶平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土謂之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買臣頓首謝乃微行懷其印綬步歸郡邸



邳吏方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共飲醉飽少閒守邳微見其綬而引之卽會稽太守章也守邳驚出相語掾吏皆云妄誕守邳曰試觀之素輕買臣者人見皆驚走大呼曰實然乃推排庭中拜謁

又曰蕭育字次君與朱博友善人稱曰蕭朱結綬又曰南越反楊僕拜樓船將軍東越反上復欲使爲將僕甚伐前勞勅責之曰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勲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是三過也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共卧起賞爲奉車都尉建附馬都尉及賞嗣侯佩侯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曰賞自嗣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高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

又曰莽上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

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承宏受詔乘輿綬五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東觀漢記曰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

又曰李忠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忠

又曰弟五倫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



席詔封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勲勞省闈以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掠得羌侯君長紫綬十七丈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入簿貴人相國綠綬三綵綠紫白純綠圭公侯將軍紫綬二彩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彩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一彩百石青紺綬一彩宛轉繆織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國家無如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藉心

又曰丁謚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送獄奪官後太祖喟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晉輿服志曰諸假綬而官不給鞶囊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

綬也

晉書曰衛瓘錄尚書事加綠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綬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

綬

梁書曰張纘為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

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又曰太僕朱浮言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二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募能為丙丁文謹圖書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疋今王莽時六安都尉留應募能為丙丁文謹武庫給食留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文以成請賜縑五十

十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三

七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上設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  
又曰趙飛鸞爲皇后其第上遺五色文綬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紱玉璽貴人綳綬金印五色也  
蔡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  
臣莫得而齊  
新序曰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  
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  
不可願陛下收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緝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  
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川憂怖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  
人祕要緝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  
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居無幾拜  
遼東太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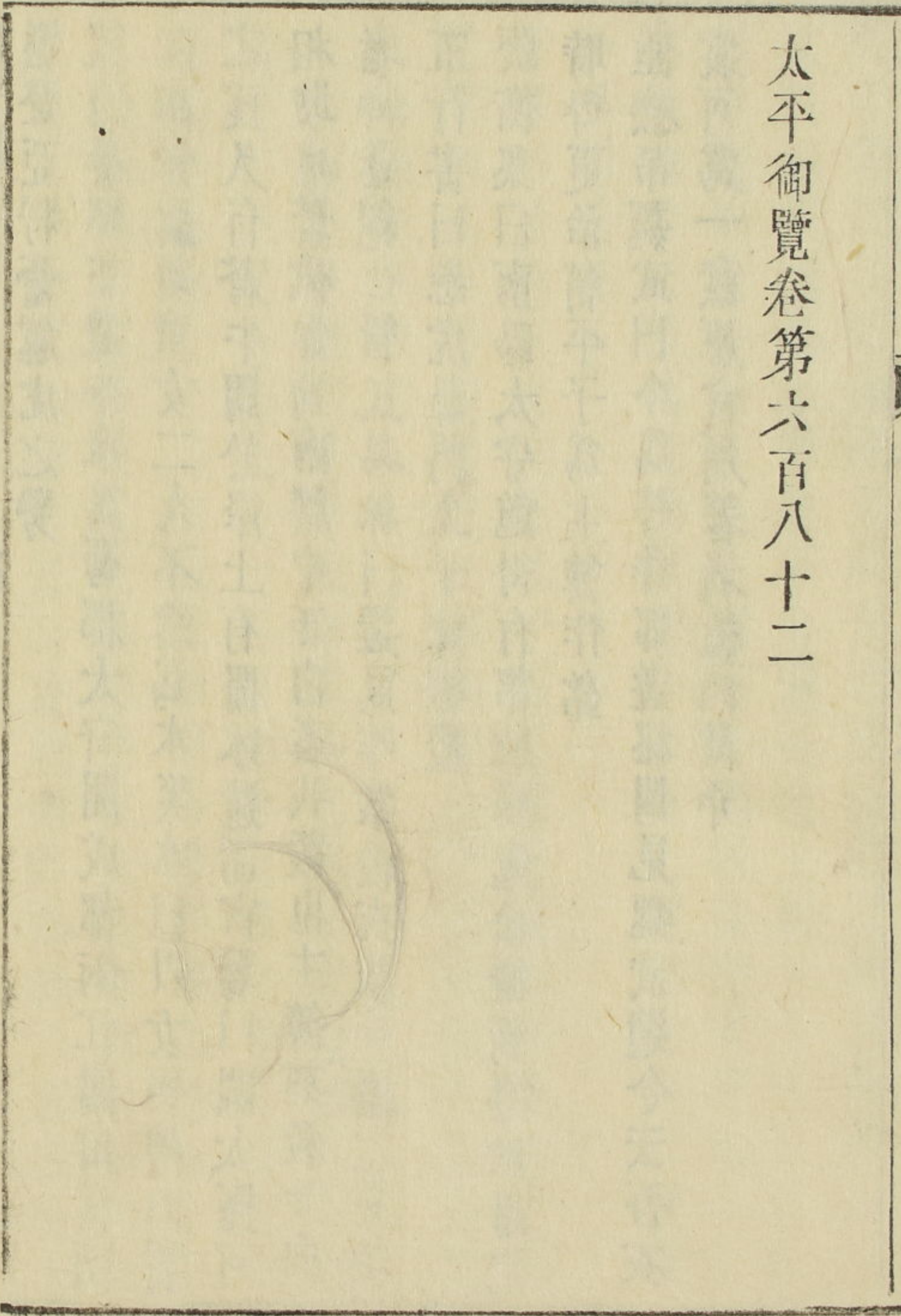
選登亞將奮墟虎之勢

又曰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闢田萬頃  
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災冰曰以女與神因責  
之良久有蒼牛鬪於岸上有閒冰還謂官屬曰闢太極可  
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刻殺北向  
者神遂絕○管氏易林曰遣鼠咋紫綬衣服皆遷之象新  
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綬  
張衡集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  
時得更治笥平子爲主簿作銘  
陸機吊魏武曰今爲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遺令云吾衣  
裳可爲一藏歷官所著者綬內藏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儀式部四

印

許慎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劉熙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

因付也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印乎

又曰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也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

首入相秦佩五國相印為從約長

又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滅六國之後無立錐之地聞陛下德義莫不嚮風

慕義願為臣妾莫若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張良從外謁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今趣銷印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行令軍中

又曰樂大言方伎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又封大樂通侯天子刻玉印曰大通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師曰繆篆謂古文屈曲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項氏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臣瓚曰項

羽恡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封人韓信傳作刑義兩通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廁客有說耳天子不取返受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遂收其兵出此大有隙

又曰夏侯嬰從捕虜降卒得印一置

又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高祖荷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為御史大夫

又曰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損一戟而威德並行如使越人蒙死徼倖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為鴈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行在前故曰顏也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又曰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秬侯日磾以  
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自封日磾卧受印  
綬

又曰王莽篡位遺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  
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  
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又曰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等六人多齎金帛  
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印故文曰匈奴單  
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命令上故印左姑夕侯蘇  
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  
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能視印飲食至夜  
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嚮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

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  
距也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迺有漢  
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  
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  
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奉馬  
牛隨將率入謝

又曰王莽篡位莽皇孫功崇公宗坐日晝容貌被服天子  
衣冠刻印三一日維社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社福也  
冠存已  
也藏薄冰亦陰二日肅聖寶繼莽自謂舜後能肅敬得  
天寶龜宗欲繼之也  
三日德封昌圖宗自言以德見封  
當昌熾受圖籍也後事發案驗宗自殺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  
侯家丞印佩之



又曰馬援上書曰印書成畢令而畢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正一縣長吏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又段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三十一錫印一枚皆簿入

後漢書曰寇恂初爲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毀沮向化之心生離叛之

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祇更生亂爲使君計其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至恂進印綬帶於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誥之況受而歸又曰獻帝遷許都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表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先魯從而止魏志曰袁紹欲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



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笑而惡焉  
又曰楊奉以天子都安邑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  
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又曰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  
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  
而墮于廁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着器中使管輅筮  
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  
也

又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璧  
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相國府

吳志曰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

令陸遜報語并刻權印以置其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  
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以封行之

晉書曰孔愉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  
者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左顧三  
改如初印工告愉愉悟乃佩焉

又曰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  
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耻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續時  
責衆官獻便宜琳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  
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  
用襲封之印奔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  
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  
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



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  
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千嬰身戮國  
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  
卑何嫌於卽卽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准而終年刻  
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  
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  
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卿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  
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卽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  
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  
青囊舊事紮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鎮空

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  
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  
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  
時人稱爲博物  
又曰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又曰高祖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唐書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  
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詐從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  
欲追韓旻兵迴竊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  
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迴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正所以虎紐者陽類虎獸之長  
取其威猛以執伏羣下龜者陰物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



成而退也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五分玉公侯金  
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駝印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  
曰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匈奴單  
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  
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銅印鼻紐文曰印章二百石以上  
皆爲通官印續漢禮儀志曰印璽押金鑲大貴人長公主銅鑲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  
七穿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印  
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  
朱書曰楚九州都楊□□作天子還以印交啓皓皓曰太  
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爲王

又曰諸葛恪被誅弟融刮金龜印服之而死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印其闊四寸其字百  
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絺爲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  
奏劾者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  
郭子曰大將軍王敦起事丞相導兄弟詣門謝甚有憂色  
尚書周顛始入丞相呼顛曰伯仁以百口賴卿顛直過不  
應既入苦相申救甚至既釋顛大悅飲酒致醉而出導等  
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  
一金印如斗大繫肘也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人至夏桀末爲官士爲人所劫閉  
之宮中從求道因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  
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拾遺錄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  
河精之使者龜領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  
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之人  
聚土爲界乃遺象也

又曰王溥卽王吉之後也備書於洛美形兒又多文辭來  
儼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  
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爲善  
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  
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  
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  
簿也善積降福明神之報也

博物志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兩後有烏如山鵲飛翔  
近地令人擿之墮地爲圓石顥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

孝侯印顥上之藏之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行校書東觀表  
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述異記曰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  
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職  
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

風土記曰豫章新淦縣令刻印而誤作塗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土楊  
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術占吉凶十可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又印工宗養以  
法語程中伯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印欲得周正上穩下平光明  
潔清如此皆吉

夢書曰印鈎爲人子所保也夢見印鈎人得子含吞印鈎



懷妊婦也失印子傷墮  
傅玄印銘曰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  
象畧儀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  
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總敘冠

金澤文庫

說文曰冠綦也所以綦髮弁冕之總名也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  
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浣帛以  
効之始作五綵成爲五綬

又曰術氏冠有五彩衣青玄裳前負其制差池四重趙氏  
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帷也所以帷持髮也人懷五德  
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三禮圖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今武



冠則其遺象也太古未有絲繒始麻布耳

又曰建華冠祠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以鐵為柱卷貫

雜大珠九枚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

多辟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喪冠縮縫古冠耳

又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縮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

冠布齋則緇之其緇也齋則緇之鬼孔子曰吾未之聞也

冠而敝之可也三代改制不用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客

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音上

音推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哱音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於先代  
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息

民服象季秋草木黃落

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大

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諸侯之

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見委諸侯緇布玄冠丹組纓

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言齋時所服也

異冠謂又有喪服子為之純吉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

綏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垂長綏明非既祥玄冠縞

武不齒之服也帥教者居冠屬武冠於武少威儀自天子

下達有事然後綏燕無事者去節

又曰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

又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

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六十四卷之六十四



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忘其滅衛亡之困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用諸侯諫

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鷓冠鷓鳥名聚鷓羽為冠言非法之服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而問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又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撮緇布冠也

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閔孺婉倭貴倖與上卧起故

惠帝時郎中皆冠鷓鷩具帶傅脂粉比閔籍之屬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敬禮如此

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所謂劉氏冠也後

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也應劭注曰竹皮今之

鵲尾冠是也

又曰沛公略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軍中子也食其見

之日沛公吾所欲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

又曰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譎爲小冠廣裁一寸出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劔躬按行士卒之室

又曰江充召見衣紗縠禪衣冠蟬纒步搖冠上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陽與貢禹爲友陽爲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爲大夫

東觀漢記曰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門而去

又曰段穎滅羌詔賜穎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之交內之冠立舊友之位

後漢書曰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弊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

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卑幘狹冠

晉書曰劉暉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勣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勣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勣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勣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慕容跋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



播其後音訛而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  
又曰慕容儁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已來  
亦无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  
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裏扇竹錦纏作公字以代梁麴施  
之金瑱令僕尚書置瑱而已祕監令別施珠瑱庶能敬慎  
威儀示民軌則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着鹿皮冠劉悛設兔毛衾於牖  
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  
又曰張欣泰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鹽欣泰通涉雅好  
交結多是名素正直輒着鹿冠冠挾素琴有以啓武帝曰  
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婆利國以瓔絡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

以七寶之飾

後魏書曰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常閱故府  
得舊冠題曰南都尚書崔暹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  
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息武  
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幘頭乃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穎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請冠上  
加一星衣從方色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  
我大妣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言簡略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  
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爲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



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又曰大夫請罪用白冠鵲纓

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乘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戰國策曰王升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玉愛尺穀也王曰何謂升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

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

又曰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莊子曰宋鉞尹文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又曰盜跖責孔子曰爾詐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拔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已下練冠練纓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



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孟子曰陳相道許子之行言於孟子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者之耻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謂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淮南子曰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史里佞臣也惡人死自知當見

用故作冠澣衣

又曰楚莊王好雉胡瓦冠楚國効之也許慎注曰今力士冠

又曰冠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弗能鄣暴不能敵然而戴冠履屨者其所自託者然

又曰魯人身善制冠妾善織履往從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

瓊語曰范獻子卜獵命人占之其繇也曰君子得寵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當復着此乎

古今注曰曾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閑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鉞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嵬



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珮之陸離  
 又曰握中椒與杜若冠浮雲之峩峩  
 摯虞遊思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  
 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  
 蜺以為紳連日月以為珮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  
 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張衡七辯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五

服章部二

- |                      |     |                      |     |
|----------------------|-----|----------------------|-----|
| 通天冠                  | 進賢冠 | 遠遊冠                  | 章甫冠 |
| 牟追 <small>音堆</small> | 收   | 冔 <small>羽況切</small> | 委貌冠 |
| 高山冠                  | 法冠  | 武弁                   | 鶡冠  |
| 卻敵冠                  | 卻非冠 | 巧士冠                  | 方山冠 |
| 長冠                   | 樊噲冠 |                      |     |

通天冠

三禮圖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  
 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  
 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  
 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顏



進賢冠

三禮圖曰進賢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

董巴漢輿服志曰通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兩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蔡邕獨斷曰進賢冠文官服之漢制尚書兩梁禮無文徐廣輿服志雜注曰天子雜服介憤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梁進賢冠

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遠遊冠

三禮圖曰遠遊冠諸王所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冠太子及諸王遠遊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太子三梁

董巴漢輿服志曰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于前無山

張鏡宋東宮儀記曰皇太子遠遊冠翠綬

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綬至是詔加金博山

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纓高誘曰通梁遠遊冠羅浮山記曰王方平着遠遊冠五色綬

章甫



釋名曰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

白虎通曰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為章甫

儀禮士冠禮曰章甫殷道也鄭玄曰章明也殷質言以表

行道也

禮記儒行曰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論語先進曰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

莊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於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

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三月政化既行頌曰褒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褒衣惠我無私

列仙傳曰稷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

擁琴而見之

牟追

釋名曰牟追牟冒也言其刑冒髮追追然也

周禮春官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鄭司

追冠名也禮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者婦人之首服衡維持冠者

儀禮士冠禮曰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白虎通曰夏正三月其節最大故為無追無追者言其

追大也制冠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質夏之冠色純玄

收

釋名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斂髮也

白虎通曰夏收而祭謂之收者十三月陽氣收本舉生萬

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

禮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又郊特牲曰周弁殷毋夏收



五經通義曰王冠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

史記曰堯黃衣純冠

昇

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當服黼昇黼白與黑也昇殷冠

白虎通曰殷昇而祭謂之昇者十二月施氣受化昇張而後得牙

禮王制曰殷人昇而祭縞衣而養老

委貌冠

釋名曰委貌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

儀禮士冠禮曰委貌周道鄭玄曰委猶安也言以安正容貌也

三禮圖曰玄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夏曰毋

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孔晁曰玄端之冠

也冠

白虎通曰委貌者何周朝廷理正事行道德之冠名所謂委貌者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始萌冠飾最小故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委貌冠以皂縮之為大射辟雍公卿諸

侯大夫冠委貌續漢輿服志同○神異經曰西荒有人不讀五經

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

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勝皆無縫

高山冠

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五

四

田祖



續漢輿服志曰安帝立太子太子謁高廟洗馬冠高山冠  
侍御史奏謂不宜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洗馬職如謁者  
服其服先帝之舊也奏可謁者古一名洗馬

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謁者僕射所  
服服太傅南郡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  
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  
人使者服之

法冠

三禮圖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  
縱裏鐵柱卷秦制法官服之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漢制之  
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傅胡公說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  
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又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  
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弃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彝簡乎簡略彝常也犯先王之令

國其亡乎賈逵曰南冠楚冠也

漢書曰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吏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  
馭驂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獄吏冠

冠如淳曰蟬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也



又曰昌邑王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  
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  
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耳

唐書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廓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 武弁

三禮圖曰武弁大冠也士服之或曰千歲涸澤之神名慶  
忌冠大冠乘小車馬好疾馳齊人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武官冠之侍中常  
侍加黃金璫附蟬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  
魏志曰陳思王植上疏曰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乃臣之至願也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籠冠也

### 鵝冠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鵝尾鵝鷺鳥中之果勁者也每  
所攬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加雙鵝尾為鵝冠羽林虎賁冠之  
鵝鷺勇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  
劉向七略曰鵝冠子常居深山以鵝為冠故號鵝冠子

### 卻敵

三禮圖曰卻敵冠前廣四寸後三寸衛士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卻敵冠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 卻非冠

三禮圖曰卻非冠宮殿門僕射服高五寸禮不記



又司馬彪續漢書云插以鷲尾

董巴漢輿服志曰卻非冠似長冠

巧士冠

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掃除從官服之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方山冠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綵縠爲之祠廟天子八樂五行舞人所服

董巴輿服志曰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爲之漢書五行志曰昌邑王賀爲王時冠方山冠

長冠

三禮圖曰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

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小史祠宗廟則長冠

樊噲冠

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

樊噲聞急乃裂衣苞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

董巴漢輿服志曰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前

後各出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衛士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五







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均曰通帛為旒冕冠之有旒應劭云周始垂旒也

又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組冕繩之覆也紐五采

纁十有二就纁合五色絲為之垂之延之前後各十有二

玉十二旒則

又曰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大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射享則鷩冕祀四望山

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羣小五祀則玄冕

禮曰有虞氏皐而祭周人冕而祭皇冕屬畫

又曰諸侯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儻禮也

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陰陽

夫婦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又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鄭

曰端

又曰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所以揜聽

也

書曰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鄭玄曰三十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蟻謂色也太保大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左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于王以冠冕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太傅

又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治公與

公冶冕服以卿也固讓而後受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

公冶冕服冕賞之



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又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本土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源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論語日子曰禹吾無聞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黼冕

又日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大宰以王命  
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家語日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如何子  
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五經通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負前

冕緇布在七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

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

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

真白珠各十二

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皐繇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

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于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

九旒卿七旒

又曰祀天地明堂平冕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冕旒如繁露何也荅曰綴而下

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摯氏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明帝漢明帝也永平中使諸

儒案古文始復造衮冕

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



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踏春冰而不蹈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  
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襜露冕使百姓  
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何法盛晉中興曰初中興儀服不備又冕旒飾以翡翠珊  
瑚雜珠顧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  
琬珠於是始下太常治改

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宗祀明堂以  
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餞送諸  
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賓講武校獵

隋書曰六等之冕皆有黼纁黃綿爲之其大如橘自皇太  
子以下並犀導青纓

纓

說文曰纓冠系也綏系冠纓也

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

禮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

又曰玄冠紫纓自魯桓公始也

傳曰石乞孟厲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

漢書曰冠高山之冠飛羽之纓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

致之闕下乃使使越越王舉國內屬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也冠蟬纒步搖冠飛

翻之纓張晏曰冠蟬纒小步則搖纓隨冠而動若鳥翻然

晉書曰石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  
之和其女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



宮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  
後魏書曰李彪嘗使齊着大頭纓纓裾至腰張融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級不彪曰上士至腰中士至頸下士之徒蓋髮而已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  
管子曰桓公親郊管仲誦纓捷在  
孟子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楚詞亦同  
莊子曰昔趙惠文王喜劍太子患之募左右孰能說王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與使者俱往太子曰吾王所見唯劍士蓬頭突鬢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矐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為劍服

又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斂衿而肘見言貧也  
淮南子曰聖人見鳥獸翽胡之制作綏纓之首飾  
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及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  
後漢崔駰達指日有事則褰裳濡足無事則攝纓整衿  
魏徐幹齊都賦曰織纒細纓輕配蟬翼自尊及卑須我元



服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傳民  
晉成公綏七唱曰瓊弁曜首玉纓照目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綏媚眉朱裳妍形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  
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也

系本日魯昭公作弁宋均曰作素弁也

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咎也弁之  
為言攀也所以持髮也上古先賢服鹿皮取其文章也故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績爵弁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

廟士之冠也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也

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王及  
諸侯兵服也

三禮冠弁圖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高尺二  
寸春三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似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上音牟下音推殷之章甫者也行大  
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  
衣都麻衣

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  
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彤况羽者也  
利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萇曰騏其文也弁



皮弁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弁皮弁所

又曰有頍頍強者弁實維伊何

又曰側弁峩峩屬儻僂僂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服

又曰祭之日玉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夫人桑于公桑

左傳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

己曰畀予予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子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禹之也力

周禮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曰以

也春秋傳曰晉郤至胝朝則皮弁服鄭玄曰視朝視內外

衣韋之附注是也韋白布衣積凡甸冠弁服鄭玄曰甸獵也冠弁委貌也

素以爲裳也諸侯以爲凡凶事服弁服弁服鄭玄曰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

視朝之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其凡弔事弁經服

又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象邸玉笄璆結也皮

貫結五采玉以爲飾邸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

下柢也以象骨爲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

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鄭玄曰此與君

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卒朔然後服之以視朝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令文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



又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章之弁  
 魏志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音  
 着布單衣皮弁以見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  
 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遣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  
 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又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  
 笄導稱曰此古山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  
 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婢數十盡着皂禱頭着神弁如今之  
 禮先冠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幘

帽

巾

接離

障日

幘

釋名曰幘幘也下齊眉幘然也

楊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

趙魏之間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幘古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黑介幘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錄幘傅鞞伏殿下乃贊

曰館陶公主扈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後漢書曰劉盆子探得符後奔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

絳單衣半頭赤幘幘中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无



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制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外類儻蕩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中黃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臣而簡易若是

謝承後漢書曰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許慎說文曰澡洗也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表擘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梁東為董卓所攻眾少而不敵與其驍騎潰圍得出常着赤蜀幘卓騎追堅堅脫蜀幘

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堅從閒道得去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貞潔不贖如此

晉書曰庾嶺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翼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嶺嶺頽然已

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

又曰易雄字興長沙劉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

宋書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誅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閒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胸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積



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謝舉臨川始興諸王常所遊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北齊書曰平秦王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嘗以此骨嚇漢後歸彥竟反云  
漢官儀曰謁者着緇幘大冠  
司馬彪續漢書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庫幘狹冠也  
衛宏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

周遷輿服雜事曰漢相帝延熙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爲服妖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也至孝文乃高顏續爲之耳崇其中爲屋貴賤皆服之

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秃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秃幘施屋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中書監令着介幘

晉氏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太學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緇幘改爲素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



徵伯珪構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頂幘一。摯虞決疑  
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幘帶劔  
于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帽此喪徵也初橫  
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初乃去其縫名無顏幘其後二  
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廣志曰交阯蒼梧俗以翡翠爲幘  
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  
服也  
裴啓語林曰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韞人以衣幘迎  
之涉水過衣幘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  
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  
劉楨答魏文帝書曰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揮之尾綴

侍臣之幘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着帽幘持大服如存時勿遺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如吳幘

釋名曰帽冒也

釋志曰楊阜字義山拜城門校尉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  
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  
服不以見阜  
又曰管寧在家恒着皂帽布裙隨時單複  
魚豢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韋昭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  
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錫御織成帽  
又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其貌爭遺新帽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季龍將獵輒冠金縷之帽  
又陸翹鄴中記云季龍獵着金縷織成合歡帽  
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又曰元凶劭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  
又曰何尚之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群

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曰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反藪二曰兔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又曰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裙之製又爲破後帽世祖崩後建謀廢立誅滅諸王  
又曰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爲前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高宗即位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欬流涕  
又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勅  
又曰豫章王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



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着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  
是密勸事焉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  
情告之荅曰吾常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  
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

又曰沙門寶誌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  
帝崩文惠太子預章文獻王相繼薨

又曰鄧至國其俗呼帽曰突何

又曰倭國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  
胡公頭

又曰庾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  
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纓

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着白紗帽肩輿  
上城決水破之

後魏書曰辛紹先有至孝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  
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裙皂帽

又曰高昂轉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北齊書曰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平秦  
王歸彥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  
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隋書曰後周之時着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  
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  
時着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唐書曰代宗時禁民皂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  
今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悉  
集時佐吏並戎服有風吹嘉帽墮初不覺良久如廁溫命  
還之授孫盛紙筆嘲之置嘉坐處嘉還見之請筆即答四  
坐嗟歎

幽明錄曰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  
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着當時  
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王不知  
魏文帝與劉曄書曰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劉謐之  
下野賦曰頭戴鹿心帽足着狗皮靴面傅黃灰滓髻插蕪

菁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燒蝦蟆

束皙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裙有參條之殺

又曰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着蕞角之巾

巾

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方言曰兩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覆髮巾也  
續漢書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  
着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

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及更始亡乃發去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

幅巾謂不着冠但幅巾束

也首

又曰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  
事飾巾待終而已



又曰曹操既猜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云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魏志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又曰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蜀書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泣事使人視武侯垂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巾  
又曰謝萬字萬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面前帝與談移日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還暴着之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又曰王僧孺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巾以自業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唐書曰張易之同休嘗請公王大臣宴於司禮寺因謂御



史大夫揚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忻然剪  
紙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陸翹鄴中記曰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  
巾靴錦袴褶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故其中一角玷而  
折二國學士着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  
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表紹之徒雖爲將  
帥皆着縑巾

張華博物志曰魏文帝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  
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碁○羊枯與從弟護軍書曰年  
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卿里

接離

郭璞注爾雅曰白鷺翅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離  
世說曰山簡爲荊州時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  
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着白  
接離舉手謝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強是其愛  
將并州人也

鄣日

晉八王故事曰初趙王倫將篡位洛下童謠曰屠蘇鄣日  
覆兩耳當有瞎兒作天子于時商農通着大裁障日倫實  
眇目也

孫楚謝賤曰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  
錫六劔珎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論夫險在而不風發則不難此受而難之  
 瘴瘴濕熱日大恩則障日其器小面懸  
 其日也  
 晉兩其膏育難良亦天千牙排商費  
 晉八王武申日所賦王命張翼於不  
 陳長陳人也

晉兩其膏育難良亦天千牙排商費  
 晉八王武申日所賦王命張翼於不  
 陳長陳人也



